

西周蒋国与期思地理小考

戴吉强

在西周中后期，蒋国是豫南主要封国之一，一是其爵位比周边其他封国要高，为伯；二是其地理位置相对重要，它不仅是史灌河流域重要的农业区，还扼守淮河中游进入大别山的门户。由于历史记载中蒋国始封与国灭后楚建期思县其间有矛盾之处，笔者因编志需要，参照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略作浅析。

西周初期蒋国的分封与迁徙

明嘉靖《固始县志·沿革》载：“蒋氏出自姬姓，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。”“龄”应是周公第三子之名，“伯”为其封爵。至于是始封还是迁徙，县志中并未言及，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县内研究人士大都认为，固始历史域地就是蒋国的始封地，有的材料中还言之凿凿说期思有伯龄墓。

但这一说法却存在很明显的矛盾，西周初年，武王刚刚完成伐纣，与东夷族在豫东平原战火未熄，固始历史域地所在的淮河中游南岸还在南淮夷的偃、舒等氏族的控制之中，并不在西周的势力范围内，伯龄不可能受封于此。况且，与

蒋国同时受封的其他“周公之胤”凡、邢、胙、祭、茅都分布在西周东都洛阳以东黄河两岸，蒋怎能独在淮南？据马世之先生《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》考证，蒋国始封地应在今河南获嘉县蒋村，时间在成王后期，后于昭王、穆王时期南迁至今尉氏县蒋城，在宣王之世征服了南淮夷（含固始历史域地）后，为了加强对南淮夷旧地的控制，将蒋国南迁至今淮滨县境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学者李学勤先生在他最近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》丛书《西周史与西周文明》一书中阐述，根据考古发现的《召伯虎簋》、《兮甲盘》等青铜器铭文可知，宣王在征服了淮夷和南淮夷后，任命兮甲（即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之吉甫，尹吉甫）主管成周、包括南淮夷在内的财政收入，并授权其如果南淮夷不按规定交纳贡赋、提供力役，可以兴兵讨伐。由此说明，宣王在征服南淮夷初期，还未在其旧地实行分封，因而宣王在淮南的分封，只能在他执政后期或更晚。

综上所述，蒋国始封之地并非在今淮南地区，而是随着西周政治版图的拓展

而南迁的，固始历史域地是其最后一站，说伯龄墓在淮南地区几乎不可能。

蒋国与期思县治所辨析

蒋国迁至淮南后，约于公元前617年前被楚所灭，楚于其旧地置期思县。有关蒋都所在地与楚期思县初治地，目前大致有两种说法：一是蒋国都城在今蒋集境内兴隆集一带，楚初建期思县亦治于此，后于秦汉时期再迁至今淮滨县期思镇地；二是蒋国都城在今淮滨期思镇，期思治所亦在于此，并无迁徙。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更近史实。

较早记录这段历史的是晋初杜预。他在《春秋释例·卷六·楚地》“(文十年)期思”条下记：“弋阳(郡)期思县东北，有期思城。”这个期思城，即古蒋都及期思县初治之地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：豫州汝南郡“期思”：“有蒋乡，故蒋国”，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同此。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一七六光州古迹“蒋乡”，也记在“固始县东北”。

近年的固始考古也证实了上述记载。蒋集境内的兴隆集遗址，长500米，宽300米，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上发现鼎腿及豆、尊等陶片，还有战国时期铜剑、汉代铜镜，汉代及以前古井多处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锦绣城”，为商至汉代文化遗址。

有关古蒋都应在固始县东北即今蒋集一带一说，近年又有不少学者和研究人士提出。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和他的学生徐少华，分别在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·续集》、《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》中有此论述。李玉洁在《楚国史》中也认为：“蒋，姬姓，古期思县，今河南固始

县东。”周振鹤主编的《汉书·地理志汇释》“期思”条引王先谦“补注”：“《一统志》，故城在今固始县西北，蒋乡在县东。”他所引文的前提也是“《续志》，有蒋乡，故蒋国”。因而他“补注”中所言“故城”只能是期思故城，而“蒋乡”旧地当另有蒋都故城。

关于“期思之水”与“雩娄之野”

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中说：“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，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。”有些志书史料在引用《淮南子》这句话时，硬说雩娄是期思辖下的“乡”，不知何据。但仅按原文字面理解，期思和雩娄之间也不应有统属关系，只能为平等关系。因历史上雩娄的情况载存很少，故为后世留下不少疑点。参见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“雩娄”条：“楚东邑、与吴界”，而“期思”条仅言“春秋楚地”，未言所属关系。杨守敬在《水经注疏》中则认为“雩娄当作县故楚地”。另从西汉固始历史域地设县所属郡国分析，当时固始历史域地内置有六县，分属汝南郡二：淝县、期思县；六安国三：蓼县、阳泉县、安丰县；庐江郡一：雩娄县。由此推知雩娄与南境较有历史渊源，因而秦汉因之，应与期思无隶属关系。

按上述记载作地理分析，春秋时期思之地应在今固始西部以及西北部、西南部地区，而雩娄则在今固始东部、东南部及东、南邻近地区，孙叔敖所修的“期思—雩娄灌区”遗迹都分布于今固始中东部地带，也可证明这一点。

作者单位：固始县史志研究室